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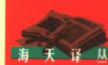
法国埃马纽埃尔·卡雷尔 著

Emmanuel Carrère

彭伟川 译

海天出版社

西方畅销书译丛





[REDACTED]

恶

魔

L'adversaire

[法] 埃马纽埃尔·卡雷尔 著

彭伟川 译

I565.4
1234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恶魔/(法)埃马纽埃尔·卡雷尔著;彭伟川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0.8

(西方畅销书译丛)

书名原文:L'Adversaire

ISBN 7-80654-240-X

I.恶… II.①埃… ②彭… III.长篇小说-法国-当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2903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胡小跃 封面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陈敏宜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0年8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8.5

字数:150千 印数:1-5000册

定价:15.00元

版权登记号:19—2000—066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Richard Dumas

埃马纽艾尔·卡雷尔

这是震惊欧美的一个真实惨案：1993年，一个自称是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医生，杀害了自己妻子、孩子和父母，然后放火烧屋，吞安眠药自杀。他没有精神失常，也不是不爱自己的家人。恰恰相反，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他之所以杀死全家，背后自有隐情……

法国作家埃马纽艾尔·卡雷尔自案发起就开始追踪这个案子，历时6年，终于写成这部《恶魔》，其间多次因压抑而中断写作。1999年作品完成后，他甚至没有勇气出版。因为，“这太可怕了！”直到2000年，此书才由法国一家著名的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一出版就风靡欧美，成为新千年法国文坛上的一个奇迹。

1993年1月9日星期六上午，当让-克洛德·罗芒杀死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时，我正和我的妻子和孩子在我大儿子卡布里尔的学校里参加家长会。卡布里尔5岁，和安托万·罗芒同龄。开完家长会后，我们全家去我父母家里吃饭，而这时，让-克洛德·罗芒也在他父母家里，但饭后，他杀死了他们。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我独自呆在书房里，而以往我总是和家人一起过周末。因为我要写完我写了一年的一本书：关于科幻小说家菲利普·K·迪克的一部传记。最后一章写的是他临终前所度过的那段昏迷的日子。星期二晚上我写完了这部传记，星期天早上，我便在《解放报》上读到了关于罗芒事件的第一篇文章。

目 录

- 1 | 恶魔 (法) 埃马纽埃尔·卡雷尔 著
彭伟川 译

附

- 172 | 关于本书及其作者
- 173 | 我，卡雷尔，作家与凶手
- 182 | 作家、读者和罪犯
- 187 | 名作家·大骗子·巨著
- 191 | 罗芒跟了我七年
- 195 | “恶魔”的威力
- 198 | 今年的第一部大书

200	真凶手 假医生
203	在谎言的中心
208	一个女记者的抗议
210	不受打击
216	庭审
220	现代人的恶魔
221	卡雷尔笔下的罗芒
228	卡雷尔体验事实
232	犯罪的诱因
235	卡雷尔其人其书
240	漆黑的罗芒
	——卡雷尔访谈录
246	我为什么写罗芒
	——卡雷尔访谈录
248	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卡雷尔访谈录
252	我写了一个恶魔
	——卡雷尔访谈录
266	关于《恶魔》的论争
269	编后余墨



星期一凌晨4点刚过，吕克·拉德米拉尔就被普雷文森的药剂师科坦的电话吵醒。罗芒家着火了，朋友们快去帮忙救火吧！当吕克赶到现场时，消防员正在搬尸体。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些已被密封的灰色塑料尸袋，罗芒的两个孩子就装在里面：惨不忍睹。弗洛朗斯则只盖着一件大衣，她的脸虽然已被烟熏黑，但仍然完好无损。吕克捋着她的头发，惋惜地向她告别，突然他的手指碰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他摸索着，小心地转动着这个年轻女人的头，然后喊来一个消防员，向他指着她颈背上方一个巨大的伤口。“一定是有根屋梁砸到了她背上，”消防员说，“顶楼塌了一半。”

随后，吕克登上了红色的消防车，听说让-克洛

big
773



德还活着。他是全家惟一的幸存者。他穿着睡衣，不省人事，虽然被火烧伤了，但已冰冷得像个死人。

救护车来了，把他送往日内瓦的医院。天又黑又冷，大家都被救火的水柱浇得浑身湿透。由于现场已无事可干，吕克便到科坦家里去烘衣服。厨房里火烧得旺旺的，咖啡壶在“扑扑”作响，但他们谁也不敢打破沉默。当他们端起杯子，搅动勺子时，手颤抖得非常厉害，发出可怕的响声。后来，吕克回到自己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赛西尔和孩子们。大女儿索菲是让-克洛德的教女。几天前，她还睡在罗芒家里（她常在那里住），今晚她本来也很可能住在那里，那样的话，她现在也躺在那个灰色的塑料尸袋中了。

他们自从在里昂学医起就没有分开过。他们几乎同时结婚，孩子也在一起长大，彼此了如指掌，不单知面，而且知心，双方没有什么秘密。诚实和规矩的男人更容易受到诱惑。当让-克洛德悄悄地告诉他有了外遇，说自己已厌倦一切时，吕克劝他说：“我要是你，同样也会干这种蠢事。”这样的一种友谊，在人生中是非常难得的，几乎跟成功的婚姻一样难得。吕克永远相信，有一天，当他们 60 岁、70 岁的时候，他们会从岁月的高处，就像在高山之巅一样，一同回顾所走过的道路：他们经过的地方，差点迷路的地方；他们互相之间的帮助，他们混日子的方

式。说到底，他们是在混日子，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朋友，应该也是一个证人，比你自已还关心你的生活。20年来，他们没有吵过架，没有红过脸，一直保持着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尽管他们成功的方式不同，但他们的生活非常相像。让-克洛德是个出类拔萃的专家，常出入部长们的办公室，经常参加国际性的研讨会，而吕克是费内·伏尔泰地区的医生。两人一点也不相互妒嫉。只是最近几个月，他们就孩子去哪个学校上学的事发生了十分荒谬的分歧，彼此才略有疏远。让-克洛德的举动令人难以理解，他突然发起脾气来。事情是吕克挑起来的，他最后说，我们别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了。此事使吕克深感不安，一连几个晚上，他都在跟赛西尔讨论这件事。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可笑！生命，多么脆弱啊！昨天还是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大家相亲相爱，现在，一场火灾，烧焦的尸体被抬进停尸房……对让-克洛德来说，妻子和孩子是生命中的一切。要是没有了他们，他将怎么生活下去啊？

吕克打电话到日内瓦的急救中心：伤者正在高压舱中抢救，还有希望。

他和赛西尔和孩子们一起祈祷，但愿让-克洛德不要苏醒过来。

一推开诊室的门，就见到两个警察在等他。他觉

得他们提的问题很奇怪。他们想知道罗芒一家有没有公开的敌人和可疑的行为……他感到很惊讶，警察便把实情告诉了他。据初步检查，弗洛朗斯和孩子们在火灾发生以前就死了。弗洛朗斯从伤口到头部都遭到过钝器的打击，安托万和夏洛琳娜则是被枪弹打死的。

这还不算。在汝拉山区的克莱伏-莱拉克，让-克洛德的叔叔负责把这个噩耗告诉让-克洛德的父母——两位年迈体弱的老人。他是由医生陪着去的。屋里关着门，也没有狗叫。他不安地强行撬开门，发现他的哥哥和嫂嫂以及他们的狗都倒在血泊之中。他们也是被枪杀的。

谋杀！罗芒一家被人谋杀了！想起这个字眼，吕克差点晕过去。“有人偷窃？”他问。好像这样，这件恐怖的事情就会变得合理一些了。警察们现在还不知道与偷窃有没有关系，但这两个案子的案发地相距 80 公里，受害者却是同一家人，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复仇或清算。他们又问起仇敌这个问题，沮丧的吕克摇摇头：罗芒一家会有仇敌？大家都喜欢他们。如果他们是被杀害的，那肯定是不认识他们的人干的。

警察不知道让-克洛德究竟是干什么的。邻居们说他是医生，可他没有诊所。吕克向他们解释说，让-克洛德是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员。警察打电话到世界卫生组织，要求跟罗芒医生的同事，他的

秘书或合作者说话。但接线生不知道罗芒医生。在警察的一再要求下，她把电话转给了人事主管，主管查了档案后肯定地说：世界卫生组织里没有罗芒医生这个人。

这时，吕克明白了，心里感到一种巨大的宽慰。今天凌晨4点以后所发生的一切：科坦的电话、火灾、弗洛朗斯的伤、灰色的塑料尸袋、在高度烧伤急救舱里的让-克洛德；最后是这案件，这一切都真真切切，那种事实似乎不容有任何怀疑。然而现在，谢天谢地，全都是假的，真相大白了：原来是一个噩梦。他会从床上惊醒过来，想，自己是否还记得一切，是否敢把这些事都告诉让-克洛德。“我梦见你家的房屋被烧了，你的妻子、孩子和父母被人杀死了，你陷入昏迷之中，在世界卫生组织里谁也不认识你。”这些话能跟朋友说吗？况且是最要好的朋友，在这个梦中，让-克洛德扮演着双重角色，并流露出恐惧，为自己担心：怕失去家人，也怕自我毁灭，怕发现揭去面纱之后自己变得一钱不值。这一念头出现在吕克的脑海之中，随后便纠缠着他，挥之不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变得越来越像噩梦。下午，吕克被召到警察局里。仅5分钟，他就得悉：人们在让-克洛德的汽车里找到了他亲手写的一张字条，他把罪行都归于自己，并承认有关他职业和专业活动

的一切都是假的。打几个电话，稍作核实就足以使真相大白。人们打电话去世界卫生组织，谁也不认识他。在医生档案中，也没有他的登记资料。据说他在巴黎的医院当内科医生，但医院的名单上并没有他。同样，他自称是里昂医学院的毕业生，但该院的名单上也没有他。然而，许多人却发誓说跟他在医学院同过学。是的，他是在那里读过书，但第二学年结束时他没有参加考试。从那以后，一切都是假的了。

起初，吕克矢口否认。当人们告诉您，您最要好的朋友，您女儿的教父，您所认识的最诚实的人杀死了她的妻子、孩子和父母，而且，多年来，他在任何事情上都欺骗您，您肯定不会相信，哪怕证据确凿。一点点过失就失去对朋友的信任，那还叫什么友谊？让-克洛德不可能是凶手。肯定是弄错了，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对拉德米拉尔一家来说，那几天真是度日如年。耶稣的信徒们看见彼得被捕、被判、被折磨，被当作是最后一个罪人，然而，尽管他失足了，信徒们仍然相信他。

第三天，吕克和赛西尔确信自己有理由坚持意见。他们竭尽全力捍卫自己的主张。但也是在第三天，甚至在这之前，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希望是徒劳的，他们将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单失去了已经死去的人，而且还埋葬了信任。生活完全被谎言破坏

了。

但愿，他们至少能保护自己的孩子！安托万和卡洛琳娜在火灾中与父母一道被烧死了，单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就已经够可怕的了。然而，没必要躲躲闪闪。不到几小时，记者、摄影师和电视摄像师就蜂拥而来，纠缠着每一个人，连小学生也不放过。从星期二开始，他们就全都知道安托万、卡洛琳娜和他们的妈妈被爸爸杀害了。杀死他们之后，当爸爸的还放火烧了自己的屋子。许多小学生晚上开始做噩梦，梦见自己家里也被烧了，他们的爸爸也像安托万和卡洛琳娜的爸爸一样行凶了。吕克和赛西尔坐在床沿，大家都把床垫搬到了一起，谁都不敢单独睡觉，5个人在父母的房间里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吕克和赛西尔还不知道如何解释，他们爱抚着孩子们，哄他们，希望至少能给他们以安慰。但父母清楚地感到，他们的话已不像以前那么有效了。孩子们对他们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只有时间能将其消除。这就是说，童年已被剥夺，孩子们离开了童年，也离开了父母，他们再也不会完全信任地扑到父母怀里。在他们这个年龄，在正常的家庭中，这种信任是令人赞叹的，也是正常的。想到这一点，想到被永远摧毁的东西，吕克和赛西尔不禁哭了起来。

第一天晚上，朋友们都聚集在他们家里。以后一星期，天天晚上如此。大家一直呆到凌晨三四点钟，想一起抗过这难熬的时刻。他们忘了吃，光知道喝酒，许多人又开始抽起烟来。这种熬夜并不是守灵。他们家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因为大家太震惊了，问题和疑问铺天盖地，远远超过了悲哀。每个人每天最少去一次警察局，有的是被警方传唤，有的是打听调查的进程。人们整个晚上讨论不休，比较着打听来的消息，拼凑着种种假设。

热克斯是一块 30 平方公里的平原，从汝拉山脚开始，直至莱芒湖边。它尽管位于法国的领土之上，其实是日内瓦郊外的一个别墅区，散布着不少富裕的村庄，居住着许多国际组织的职员。他们在瑞士工作，拿的是瑞士法郎，其中不少人是免税的。大家几乎都过着同样的生活，把旧农舍改造成舒适的别墅。丈夫开着“奔驰”去上班，妻子驾着“富豪”去购物和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孩子们则到伏尔泰城堡边的圣樊尚小学去上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非常贵。当地人都认识让-克洛德和弗洛朗斯，并且尊重他们。他们属于其中的一员。所有认识他们的人现在都在想：钱从哪来？如果他不是他所说的那种人，那他又是谁？

代理检察长一接到案子，就向记者们宣称他“一切都明白了”，然后，他又查了银行账号，说，犯罪

动机是“害怕假医生的身份被拆穿，一场细节尚不清楚的非法买卖突然停止。嫌疑人是这场买卖中的骨干，多年来收取了数额很大的巨款”。这一公告激发了大家的想像力。大家谈起了武器走私、外汇炒卖、器官和毒品走私。这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隶属正在解体的前社会主义集团，俄罗斯的黑手党。让-克洛德经常外出旅行，去年，他去过列宁格勒，从那儿给他的干女儿索菲带回不少洋娃娃。吕克和赛西尔越想越疯，甚至在想那些洋娃娃里面是否藏有什么东西连累了人，如微型照相机或微型电脑什么的，说不定凶手就是来普雷文森和克莱伏寻找这些东西的，吕克越来越不愿意见人，现在还相信那是一场阴谋。让-克洛德也许是个间谍，一个秘密的科技或工业掮客，但他不可能杀死自己的家人。“有人”杀死了他们，并制造假象，以嫁祸于他。凶手甚至把自己的字迹消灭得一干二净。

一个小小的意外，一个不公正的行为会引起疯狂。对不起，科琳娜；对不起，朋友们；对不起，圣樊尚小学校管委会想揍我的勇敢者。

这是让-克洛德留在汽车里的遗言。“什么小意外？什么不公正的行为？”“朋友们”问。他们每天晚